

本焕老法师开示

明尧整理

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：

今天座上的几位大居士要我来给大家讲几句话，但是我不会讲话，那么就把这几十年来我个人修行中的一些心得体会，拿来跟大家聊一聊吧。

我本人是搞禅宗的，出家以后就到高明寺亲近来果老和尚。来果老和尚同虚云老和尚一样，都是当代禅宗的大宗师，都是已经明心见性的了。来果老和尚是在金山开悟的，虚云老和尚是在高明寺开悟的，我出家以后，有幸先后亲近了这两位大善知识，所以自己虽然没有修持，也勉强觉得几十年的光阴没有白过。

今天各位让我来讲禅宗，那么我就先讲一讲禅宗的渊源。大家一定都知道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、迦叶尊者破颜微笑的典故——“以心印心、心心相印”，这就是禅宗这一顿超法门在印度，从迦叶尊者始，禅宗一直流传了二十八代。到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的时候，他远渡重洋到中国来传法，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。达摩初祖在少林寺面壁九年，后传法给二祖慧可，慧可传法给三祖僧璨，僧璨至四祖道信，之后是五祖弘忍、六祖慧能……。我也是这个宗门下的，传到我这里，已经是第四十四代了。

什么叫做“禅”呢？“禅”，就是“禅那”，翻译成“静虑”，就是我们思想清净地去来回思虑。又翻成“思维修”，我们可以在这个思想上去来回思维，去修它。

禅宗这一法，现在名义上还存在，实际上在这门下，依此用功办道、开悟的人是越来越少、越来越少了。在过去唐朝、宋朝、明朝，甚至于清朝，还有少数开悟的，象虚云老和尚，来果老和尚都是属于清朝的——这以后开悟的都没有听到。是不是没有开悟的呢？开悟也有大、小之分。如我宗门下，大悟十八，小悟无数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我们对于一桩事物不明了，最终明白了，这就是一种“悟”，这是一种“小悟”；“大悟”是彻底明心见性——二者完全是不同的。

宗门下这一法，最重要的就是要“起疑情”。什么叫“疑情”呢？它是指我们对一桩事情不明了，不明了这桩事情究竟是什么东西，体现在禅宗这一法里面，就是禅宗历史上诸多的公案。过去祖师也讲：父母未生以前，如何是我本来面目。我未生以前，究竟哪一个是我本来面目呢？自己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这就是一个疑情。也有祖师提“狗子无佛性”。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为什么“狗子无佛性”呢？大家就可以从这里入手，去参究它。这就是从那个你不明白的地方去起疑情。

明万历年间以后，念佛的人就多了。念佛的人多了以后，就提出一个“念佛的是谁”——我明明知道自己念佛，那么这个念佛的究竟是谁呢？在高明寺，来果老和尚就提倡“念佛的是谁”这个疑情，就是教你在“念佛是谁”这四个字上面去来回地、反复地“参”……。

禅宗中还有“万法归一、一归何处”等疑情。总而言之，佛说八万四千法门，都是为了利益众生、成就众生，使众生离苦得乐。不论用哪一法门，都是为了降伏其心。降伏什么心呢？就是降伏我们尘劳、烦恼、无明、贡高、嫉妒、人我、是非这一切一切的心。为什么要降伏这些心呢？因为这些心，都是我们生死的根本。我们从无量劫到今天，在六道轮回中滚来滚去，都是因这些而起。有这些心，才有这些轮回；如果没有这些心，就没有这些轮回了。本来我们自性是不生不灭、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，为什么今天还有这一切一切的东西呢？都是由于我们自己所造成的。过去古人也讲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；性相近，习相远”，我们“性相近”，习气就远得很！本来我们自性的心是很清净的，因为有了这些习气的污染，才有我们今天的生来死去、死去生来，才有六道轮回。那么我们今天学佛用功，就是为了消除一切心，消除一切尘劳、烦恼这些东西。而这些东西怎么去消除呢？不是说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甩掉它、不要它——这些东西都是“无相”的，既“无相”，怎么去甩掉它？我们的罪业也是“无相”的。因为普贤菩萨讲，我们从无始到今天，由身、口、意所造的诸恶业，无量无边。若有相时，虚空都不能容受。既然这些罪业无相，那么我们怎么去消除它？不是我们拿一个什么思想去消除它，也不是拿一个什么东西来消除它，要拿我们这个心来消除它。我们每一个人，就是一个心、一个念。既是一个心、一个念，为什么你这里在用功，那里还在打妄想呢？是不是有两个心两个念呢？不可能。如果我们有二个心、二个念，那么我们将来就成两个佛了，我们在用功的人，只有一个心、一个念。我们修行人在用功时，知道了

妄想，那正说明你在用功。如果你没有用功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“妄想”。为什么？我们一个人活了几十年，一天到晚都在妄想里头。我们的生死及与其相关的一切，都是由妄想所造成的。不去用功，就不会察觉这种状态，因而也就不知道什么叫“妄想”，什么叫“用功”。如果你今天能够知道有了妄想，那就证明你的思想还在用功。

我们这个功夫，是在高明来果老和尚教的。他教我们要起疑情。他这个疑情呢，就是要我们问“念佛的是谁”，要在不明白处——“谁”字这个地方去参究。有些人不明白，不明白这个地方，谁；再问它一句，到底是谁——反复在这个不明白的地方“谁”字上来回地参下去。你能够在这个地方一直参下去，那么这个疑情，就不仅仅是一个不明白，而是很有滋味的了。我们真正有了一个疑情，就会明白，这个疑情的力量是大的。就象我们吃东西，越吃越高兴，吃酒、吃饭，好得不得了地吃，那个滋味很好的。而我们的功夫要在不明白这个地方、这个疑情上来回地去追究。所以我们只要一把疑情提起来。功夫就得现前。好了，你就在这个疑情上绕来绕去地参究，看看到底是“谁”，就在这个“谁”字上去用功夫。当我们粗粗地用功时，还是有妄想的，这个妄想很厉害，按我们宗门下的讲话，叫“一人与万人敌”。什么叫“一人”呢？“一人”就是我们参话头的这个念头；“万人”呢？就是我们的这些妄想。这些妄想很多、很厉害，你不打，它们自己也会打的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它几十年已经熟透了。而我们的功夫，却用得很少。譬如你现在三十岁，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，你有没有用三十年的功夫啊？没有。但你要知道，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，你打了三十年的妄想，妄想已熟得不得了。妄想既已熟得不得了，它就成为“细念”；而我们用功的这个念头儿，是个粗念。这个粗念在上边，细念在下边，所以我们参“念佛的是谁”，一会儿就不知念头儿跑哪儿去了。

“念佛的到底是谁”，它还要翻起来，这个“翻”，我们用功的人叫“翻业识”。“翻业识”是不是把它去掉呢？不能去、不要去。不要去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宗门下如果让我们一心一意去降伏这些妄想。这些东西，就好比“搬石头压草”——你看到地上草很多，去搬一块石头把草压下去。看那个石头，面上没有草，是不是啊？但你把石头搬起来以后，那个草照样还是一样。所以我们用功的人要“斩草除根”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如果不能斩草除根，而是搬块石头来压上，那是没有用的。这点希望各位注意。不要专门、有意地去压这个妄想。但是不压，用功时妄想又很多，怎么办？那就你作你的，它搞它的。为什么这个“它”这么厉害呢？我不是讲了吗，它已搞了很长时间，它已经熟透了。你这个“家”，你这个身体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由它所造成的。现在你从外头领进一个生人，要把它赶走。而它已霸占你的“家”、身体那么久，一个生人想将它赶走，真是不容易。它就是要跟你拼命，也要跟你打。所以我们用功的人，只有你作你的，它搞它的。我经常打这样一个譬喻：好比妄想是十分，你用一分的功夫，妄想便剩九分；用两分的功夫，妄想便剩八分；用三分，妄想剩七分。你用功越多，妄想剩的便越少。而我们之所以不能达到没有妄想的程度，是因为我们功夫不够深，思想不能统一。如果你的功夫深，那么有了功夫就没有妄想，有了妄想就没有功夫，那就“时时相通”了。一方面我们用功的时间还是太少，另外我们用功的念头还是一个粗念，而打妄想的念头还是细念，因为它已熟透了。如果我们用功的念头最后成了象打妄想这样细的念头，就好了，那就是不参自参、不念自念、不疑自疑了。

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做到这样呢？

做不到，所以只好由它去。它要进来，就不管它。你的功夫越来越深、越来越牢，妄想自然越来越少。所以我们参话头也好，念佛也好，或念经咒，都要好好用功。所谓“打得念头死，法身方能活”，念头打不死，法身不是能活的。所以我们要想把妄想铲除掉，就要好好用功。要从根本上彻底地把它铲除，这才是真用功。我们现在用功的人，都是在静坐上面用功，但一动起来就没有功夫，甚至在定中的时候，这个功夫还没有把握。什么叫“把握”呢？刚才我提到的“念佛的是谁”，这个不明白，不是完全的功夫，是要在这个不明白的地方起疑情。为什么要起疑情呢？古人讲：“大疑则大悟，小疑则小悟，不疑就不悟。”我们有了疑情才能悟。为什么有了疑情才能悟呢？大家想一想，因为这个疑情，它真正地功夫得力，可以疑成一团、打成一片，什么妄想也没有；真正地功夫得力，可以忘身心、忘世界，一切都能忘的。

我们用功的人要达到这种功夫，不是一下能做到的。当然过去古人、祖师都是一闻就开悟。一闻就开悟，那是在什么时候？那是在唐朝到清朝，那个时候的人善根深厚。可是我们现在，越到后来众生的孽障越深重，善根福德越薄。要知道，那些用功用得好、一闻就开悟的人，已经走了很长的路，我打个比喻：比方我们去广州或香港，这一千里路，我们是坐飞机、火车，搭汽车，还是步行？当然我们坐飞机最快了，是不是啊？火车要慢一点，汽车更慢一点，步行就更慢了。但是不管快慢，总是要走；几时

不走，几时不能到。所以我们佛教，最主要的不是讲，讲得再好，那都是假的；最主要的是要行。我们一定要行才能到家，不行不能到家。

我们用功的人，首先要从静中对于我们的功夫有把握。怎么叫“有把握”呢？静中你一坐下来，把功夫一提，哎，功夫就现前，那个疑情就现前。但是这个疑情，有时现前、有时不现前；有时提起时间不长，马上又没有了——所以我们用功的人，最主要要有惭愧心。古人讲，我们用功的人要如丧考妣，象死了父母一样，有痛切的感受，用一颗真切的心来修行。所以古人来求法、来用功，他那种思想不是随便的。

比如说慧可二祖，本来他在出家以后专门打坐、坐禅，后来他的师父就叫他去亲近达摩法师。当时达摩祖师在那里面壁，是不睬人的。那慧可二祖就到他那里去亲近他、求他说法。达摩祖师不睬他，一天不睬他，两天也不睬他。最后达摩祖师说：“轻心慢心，焉能闻法。”慧可二祖站在外面，当时天在下雪，冻得不得了，“唉呀，祖师说我轻心慢心，不能闻法。”那时的出家人，有一个袋子，里面装一把戒刀，他就取出刀，把手臂割下来，献给达摩祖师，祖师还是不睬他。慧可祖师又冻又饿，雪下得更大，而且胳膊还在淌血，红地齐腰，唉呀，他很难受，就说：“师父，请您替我安心吧”。他请祖师替他安心。祖师说：“好，你把心拿来，我替你安”。慧可二祖就来回地找他的心，找找找，找了半天找不到，“觅心了不可得”——我这颗心找不到了，于是达摩祖师就讲：“好了，我与汝安心竟。”哎，他就开悟了。咦，这些祖师过去只一句话就开悟了，为什么呢？你想想，我们现在这些人，哪个照他这个样子去求法哩？有没有说站在雪地里去求法，有没有说把个胳膊割下来去求法哩？

想起古人，他的志向大，善根深厚，求法的心切，因为有他这个样子，马上“觅心了不可得”——找那颗心，找来找去找不到——就开悟了。那么我们现在找自己的那颗心也是找来找去找不到，是不是开悟了？显然不是的。所以有时，我们用功的人，要发大道心，要发惭愧心，要发生死恳切心。如果没有发这些心，我们要想把功夫用好，很不容易。这桩事情，从无量劫到今天来，都是向外驰求，我们今天却转过来找自己；那么既是找自己，如果不能发一个惭愧心，不能有一个大的生死恳切心，要想把疑情提起来，是很不容易的；要找到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也是很难的。所以在这里，我要讲讲古人的这种生死心、恳切心，这种大毅力。今天在座的大家都是佛菩萨的弟子，我们要向佛菩萨学习，好好用功办道。但是谁能开悟呢？人人都可以开悟。为什么人人都可以开悟呢？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未来的佛。未来佛的迟早呢，要看我们用功的迟早，看我们福德、智慧程度，看我们培福修慧、利益众生、成就众生、结众生缘的程度。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们能照着做，将来一定会成佛，会了生脱死。

那么，既然人人都能开悟，为什么现在没见到几个人开悟呢？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放不下。大家想一想，既然放不下，也就提不起；能够放得下来，才能提得起——所以放不下这件事情，是我们用功办道、了生脱死的一个大的障碍。那么放不下的是什么呢？放不下一个“我”。样样都是“我”，“我”这个家庭，我这个妻子、儿女，都是“我”的。什么都是“我”的——为了你，也是为了“我”；为家庭。妻子、儿女，全部都是为了“我”——从无始劫到今天，我们大家都死死抱着这个“我”，放不下这个“我”，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没有这个“我”，我们人世间不也很快乐吗？我们不也早就了生脱死了吗？

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：过去有一个老太婆，她是个佛教徒。她很想用功，也想请寺里的方丈开示开示她。但过去的方丈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见的，要先禀告客堂，客堂到方丈那里，方丈还有一侍者，侍者再去报告方丈，方丈同意才能见，不同意不能见。但这个老太婆一心一意要请方丈开示她，于是客堂就转告侍者，侍者又禀告方丈：外面有个老太婆请和尚开示。那个方丈讲：“随她去！...“随她去”就是不睬她。哎呀这个老太婆呢，听了方丈说“随它去”，她就一天到晚“随它去”——哎呀“随它去”，什么都随它去！结果她的孙子掉到水里去了，人家跟她讲她也随它去。哎，她没有这个“我”了，如果她有这个“我”，她就会赶快去救这个孙子是不是？！她没有这个“我”了，她连孙子都不要了，她也“随它去”了。又有一次她家着火了，房子烧了，人家跟她讲，说“不得了，你家里房子着火了！”嘿，她也随它去。唉！这个时候，她连家也不要了，孙子也不要了，为什么？她没有这个“我”——她如果有个“我”，还不是赶快去救孙子，赶快去救这个家了吗？就这样，呃，她开悟了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用功有什么期待，没有什么期待，大家只不过放不下一个“我”，如果大家能真真实实放下一个“我”，那么用起功来还是很快的。禅宗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“我”障若除，有什么不快呢？

我们真正用功的人，首先要在静中有把握。静中有把握以后，还要在动中有把握。但是这种用功怎么用功呢？高明寺来果老和尚讲：“我们吃饭，要吃在功夫上；屙屎，要屙在功夫上；走一步路，要走在功夫上.....要处处不离功夫。如果心心都是功夫，念念都是功夫，那个功夫有什么用不好！”希望大家

想一想，我们有没有真真实实念念都在功夫上？恐怕很不容易。原因是什么？念头跑到哪里去，跑了很远你自己还不知道——所以禅宗用功的人就讲：“不怕念起，但怕觉迟。”我们的念头起，那没关系，它起就让它起，但是我们要“念起即觉”，我们念头一起来要即觉：这个念头一起来，或是功夫的念头，或是其它的念头，一起来，马上去觉照，马上把功夫提起来。

我们用功的人，光静中用功还是不够的，还要在动中来用功，要在动中一切处有功夫，才算得有一点功夫。静中有功夫，动中有功夫，还是不够，还要在睡梦中有功夫。过去有一个禅师，他去请开示。问他静中有没有功夫，他说：“有功夫”；问他动中有没有功夫，“有功夫”；问他睡梦中有没有功夫，“没功夫”。没功夫怎么办呢？他就一天到晚睡觉，专门睡着来用功。一睡睡了三年，最后枕头掉到地下去，呃，他开悟了。所以我们光在静中有功夫是不行的，还是在动中有功夫；动中有功夫还不行，还要在睡梦中有功夫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我们念佛要能念得“打成一片”，参禅要参得“疑成一团”，怎么叫“一团”呢？就是这个里面没有其它的东西，没有第二念的东西，就只有用功的功夫这一念的功夫。所以我们念佛，念前也是佛，念后也是佛，念念都是佛。但是念佛光在静中念还不够，还要在动中念佛，还要在睡梦中也念佛。即使这三点做到了，也还是不够。为什么？大家想一想，一天有二十四点钟头，要二十四点钟都有佛，那才叫“成一片”。参禅的人呢？古人讲要“疑成一团”。静中有功夫；动中有功夫，睡梦中还有功夫，这个才叫做“疑成一团”到那个时候，桶底脱落，就开悟了！是不是啊！所以各位要想功夫用好，第一要放得下。放不下，你的功夫就用不好；第二要想用好，就要静中用功，动中也要好好用功。动中要把握功夫还是很不容易的。在高明寺时老和尚讲：“我们走路的时候要踩在功夫上，如果没有功夫，那么这一步路就不走了。”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我们真正地时时用功啊，你那个眼睛哪里还去东张西望、东翻西翻的——没有的。如果你自己想一想，真正时时地把握自己的念头，念念都在功夫上，恐怕自己的眼睛都不敢翻了，是不是啊？我这里讲，大家好好回想一下，究竟怎么有功夫，怎么没有功夫；我们的功夫在，怎么样；不在，又怎么样；再一方面，把那个功夫提起来，有没有疑情。

这个疑情啊，它的力量很大，如果真正的疑情在，可以忘身心、忘世界。比如我们虚云老和尚，他在终南山居山的时候，煮什么东西就吃什么。有一次煲马铃薯——煲起来之后他去打坐。哎，这一坐就坐得定下去了。这一定呢，定了好多天，他自己还不知道，旁边的人好几天没有见他，过去一看，他还在那里打坐，就把引磬一敲，替他开静。开静以后，他说：“吃饭啦，吃饭啦”，叫人家吃，把他煲的那个东西打开一看，哦，里面的东西长了毛儿，长得很深。计算一下，他入定已六、七天了。所以我们真正用功的人，一定下去就很长时间。再讲个例子，我们的玄法师去印度取经时，在路上呢，看到有一个坟堆，但是那个坟堆呢，旁边下雪的地方都有雪，只有那个坟堆上没有雪。那时玄法师跟他讲，叫他们把那个坟堆挖开。挖开一看：哦，里面坐着个出家人。玄奘法师就替他开静。开静之后，他就问：“迦叶佛出世了没有？迦叶佛出世了没有？”原来他已经定了几千年了。所以过去古人讲：“定中方七日，世上几千年”。

刚才我们讲起疑情，如果起不起疑情来，光一个“念佛是谁”的句子是没有多大作用的。光念这个句子，跟念“阿弥陀佛”没有什么区别；而且如果念“念佛是谁”，还不如念“阿弥陀佛”，念“阿弥陀佛”，还有阿弥陀佛的愿力，他用他的四十八愿来摄受你、加持你，到了时候，就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如果你参禅，那么你要明白，参禅是叫你参，不是叫你念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打个比喻：比如我们把门锁起来了，钥匙找到，才能打开家门。我们参禅就如同找钥匙，翻来覆去地去找念佛的是谁——或是找“讲话的是谁”也一样。我们天天讲话，讲话的是谁？大家能答吗？不能答。不能答的原因是没找到怎么答。真正找到了，就“如人饮水、冷暖自知”，那时你就会答了，但是这个答呢，不是一般的答，不是随随便便地答，不能随随便便地答。未证言证，未断言断，这个是犯大妄语的，不许可的。而我们如果能够真真实实地到了那个地方，它自自然会示现的，自己会找到自己。

不管开悟不开悟，今天大家在这里真真实实地参禅，一心一意地好用功，必定是有好处的。为什么？参禅就好比往家走，你今天也走，明天也走，一天到晚不停地走，总有一天会到家的。象过去那些一闻就开悟的祖师，那是因为他原本已经走到了家，或只差很少一点儿，一转过身来再走一步就到了家了。所以我们现在，不论自己是已经走了十里，二十里、一百里，都要打起精神来，努力前行。参禅这一法是祖师留下来的，过去有很多人开悟，得到这一法的利益，我们能够依着这一法去走，是一定不错的，或早或晚，我们大家都能到家。用功时有一点要记住，即切切不可有执著。宗门下是佛来佛斩、魔来魔斩，一切都要斩得干干净净的，什么也不可得，哪怕有一丝一毫的挂念也不行。如果贪恋一个什么东西，这也就是个生死。过去古人讲：“去年穷，不算穷，还有卓锥之地”——卓锥之地，就是过去老太婆纳鞋底用的锥子那么大的地方——“今年穷，穷到底，卓锥之地也无。”我们参禅的人，用功就要用到这个地方，才是真实到家。

好了，今天我就只讲了我自己的，也不知道你们各位用功用得怎么样。现在是九点钟，还有点儿时间。我的意见呢？大家有什么问题，最好提出来，我们大家一起研究研究，好吗？（鼓掌）

1. 请法师讲一下，什么是开悟，开悟之后的境界是什么样的？

答：开悟啊，就是我们对一个东西不明了，最后明了了，这是开悟。我们没开悟的时候，就象瞎子一样，成天闭着眼睛瞎摸；而开了悟以后呢，就仿佛睁开了眼睛，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不有拦路石，就清清楚楚了，路就好走了。但我们不是说开了悟，明心见性了，就成了佛，再不用做事了。不是的，我们开了悟以后还要继续用功。因为佛是觉行圆满的人，我们虽然已经见到了“法性”，有了“觉”，但“行”还不圆满，所以还要继续努力。但开了悟以后，他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就好用功了。

2. 现在末法时期，是修念佛法门比较好，还是参禅比较好？

答：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，都是治我们众生的病的。就象药房里的药，你有什么病，他就下什么药。你觉得哪一个法门好、能治自己的习气毛病，能与自己相应，就选哪一个法门好了。

念佛法门，是佛到忉利天为母说法，摩耶夫人看到娑婆世界很苦，所以佛最后开一个方便，将西方极乐世界示现给大家看，叫大家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。

永明延寿禅师有一个《四料简》：“有禅有净，如带角虎。”就是说我们坐禅的人，如果再念佛修净土，就如本已威猛的老虎又带了角，那岂不是更厉害嘛！我是三六年出家的，算来出家已经六十多年了。这六十年来一直习禅，但我自己的回向还是要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现在没有把握说将来一定做什么，所以要念佛，要阿弥陀佛的愿力来摄受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顺便说一下，《普贤行愿品》是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好的。为什么呢？它的后面有一段话，“人临命终时，最后刹那，一切诸根悉皆散坏，一切亲属悉皆舍离，于一切时，引导其前。一刹那中，即得往生极乐世界……”所以我觉得诵《普贤行愿品》生西方极乐世界好。

我们每个人的心、思想都如大海的水，一天到晚不停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你成天地想东想西、想好想坏、想来想去，有什么好处呢？有那个时间念念佛不是很好吗？我自己平生没有事的时候，就念佛或参禅，或看经诵经，把功夫扑在佛上，我不喜欢把思想放在其它不好的地方上。不知道在座的众位是怎样用功的？不管怎样，希望大家都好好发心精进，希望我们能在西方极乐世界再见。

3. 请问老和尚，念佛人临终时要注意什么？

答：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可以少福德因缘。什么叫福德？你修庙也是福德，念经也是福德，行菩萨道也是福德，这些都叫福德。福德很重要，因缘也很重要。比如某个人，他做了很多好事，有很多福德、功德，本来可以去极乐世界的，但是可惜呢，他最后要走的时候，家里人这个哭、那个喊，得了，他走不了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是有情众生，你看爸爸妈妈要走，舍不得，又哭又喊，哎，他/她见你喊他/她，舍不得他/她走，他/她心也就舍不得你起来，结果你就把他/她拉得走不了啦。所以这一点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注意。另外希望在座的大家能组织一个念佛团，有人要走的时候，大家去帮他念佛，成就他。他家人再哭呢，叫他到外头去哭，不要在跟前哭，听到没有啊？（众笑）

禅七第一天

从今天开始打精进禅七。精进禅七又叫生死七。要在这七天当中克期取证。能开悟，就生；不能开悟，就死。所以叫生死七。在这七天当中，希望大家要精进，要坚持把这个生死七打下去。大家都想一想，我们今生能够得到人身，又能够闻到佛法，又能够出家，今天又有机缘在这里参加打七，这是很不容易的，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用功，珍惜这次难得的因缘。我们离开父母，一切都不要，出了家当和尚，为了什么？为了生脱死，为了成佛作祖。这了生脱死、成佛作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不是随

便便，马马虎虎就可以混过去的。大家一定要精进。只有精进，才能明心见性，才能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

那么怎样才算精进呢？在禅堂里，大家跑了坐，坐了跑，整天不歇气，这个叫精进吗？精进不仅体现在身体上，还要体现在思想上。不仅身体要精进，还要在思想上精进。思想上不精进，跑死了，坐断了腿，也没有用。最主要的是要在思想上精进。思想上的精进才是真精进。若老打妄想，跑了坐。坐了跑，则算不上精进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生命一口气不来就没有了，若思想作不得主，光身体精进有什么用？所以，大家一定要在思想上精进。

我希望今天参加这个精进禅七的各位，都立一个大志愿。什么志愿呢？就是从今天晚上开始，在这七天当中，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找到。大家用功时，要有这个决心，这个意愿。没有这个决心，这个意愿，要找到自己的本来面目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大家要发愿。发了愿才能真正的思想上精进。在这七天当中，不但要在坐着的时候好好用功，行、住、卧的时候也要用功；不但要在禅堂里好好用功，上厕所、睡觉吃饭时都要好好用功。如果只在禅七打坐时用一下功，走出了禅堂，思想放松了，妄想连天，尽打闲岔，这样是不行的。所以，希望大家从今天开示这一个时刻开始，立下一个大志向，下一个大决心，一定要在这七天当中，好好用功，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好好用功！参！

禅七第二天

我昨天讲了，现在是禅堂克期取证的时间。要在这七天取证，最主要最主要的就是要发道心。一个人，如果没有道心，什么也办不成。我们大家选择了出家，为了什么？并不是说没有饭吃才出家，并不是说没有办法活下去了才出家。既是出了家，就应当有一个大的志向，有一个大的决心，这样，你才能把用功办道搞好。出家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明心见性，为了了生脱死，为了成佛作祖。但是，明心见性、了生脱死、成佛作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现在是未法时代。佛在世的时候，出家人的根基好，只要佛一呼，善来比丘立即须发自落，袈裟着身。要知道，佛的正法已经过去了，像法也过去了，现在正处于未法时期。我们讲未法时代，意思是说，我们众生的业障也重，根基也浅，善根也薄，所以才称为“未法”。佛在世时，众生的善根深厚，所以，修行自然很容易开悟。在唐代，也有很多开悟的祖师，他们修行很精进，往往因为一句话就开悟了。为什么我们现在修来修去，还不能开悟？这不能怪别的，只怪我们自己的业障太深重，善根太微薄。但是，虽然是这个样子，我们今天还能够得到人身，还能够闻到佛法，还能够出家修行，这也是很不容易的。这么不容易的事，我们已经得到了，所以，我们要珍惜人身。怎么珍惜呢？希望大家一定要立大的志向，一定要发大的道心，一定要精进办道。古人讲，要想了生脱死，用功办道时，思想上要“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如丧考妣”。如果没有这样的紧迫感，没有这样的决心，要想把功夫用好，谈何容易啊！

我听说台湾有很多大学生、硕士生、博士生出家，我很高兴，因为，这些大学生能够出家，一方面说明他们有善根，再一方面，他们的文化水平等各方面的素质都是具足，只要好好发道心，好好用功办道，好好学习佛法，将来他们就是很好的佛门人才。佛教现在正缺少人才。这些人将来会成为弘扬佛法、利益众生、教化众生的法门龙象。但是，这些大学生，高材生出家了之后，并不是万事大吉。我希望他们还要继续发大的道心，精进办道。有了高的文化水平和学历，并不意味着什么都好，什么都具足，还需要发心修行，所以，大家要谦虚，要努力，把功夫用好。大家想一想，释迦牟尼佛是一个太子出家，他家里什么都有，出家后，他父亲送几车好吃的、好穿的给他，他都不要，还要坚持苦行，每天吃一麻一麦。大家想一想，佛祖，一个太子如果他不出家，可以王位天下；他以一个太子的大福德来出家，他有没有因此而要好好地享受享受、要好好地骄傲骄傲呢？没有。不但没有骄傲，他反而还要到深山中去几年苦行，一麻一麦，坐在那个地方，芦苇穿膝。我们大家都是佛的弟子，是不是应当向佛学习呢？我想应当。真正有一点道心的，真正想了生脱死的，真正想超凡入圣的，真正想明心见性的，毫无疑问，应当发大的道心，应当向佛学习。大家看过《法华经》，里面讲，佛本来已经成佛无量阿僧祇劫，但是为了度众生，他还要化现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，来此娑婆世界八千返，还要精进修行，用功办道，其目的就是想给我们众生作一个好的榜样，以激励我们发道心。所以，我希望，不管是大学生也好，博士生也好，既来到佛门，就要好好修行，不要摆架子、自高自大，要好好发道心。出家是为了将来了生脱死，弘扬佛法、利益众生的。带着这种心出家，自然不会贡高我慢。如果出家之后，还要摆架子，贡高我慢，我觉得太不应当了。所以，希望各位，不管是高材生也好，低材生也好，都要发道心。没有道心，什么也做不成。释迦牟尼佛，他是一个太子，有大智慧，大福德，他还要发道心，精进修行，我们的福

德、智慧与佛相比，差得很远，所以，更应当发心精进。我希望今天在坐的，既是出了家，就应当好好用功。

另外，佛法不分高低，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，平等的，没有厚此薄彼之分。只要能发心出家，只要能用心办道，任何人都有开悟、解脱的可能。所以不要认为出了家就高人一等，那是错误的。没有哪个人高人一等，佛法是平等的。高人一等，不是你自己来高的，自己高是高不成的，人家来尊重你，恭敬你，抬高你，那才是高的。修行人不能自高自大、骄傲自满。若心存贡高我慢，那干脆就不要出家。为什么呢？常言道“虚心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”。我们出家修行，用功办道，就是要把这些贡高我慢，这些坏思想、坏习气统统去掉。这些不去掉，你想要在佛法中讨个受用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精进禅七中，要用功办道。要用功办道，首先就是要发道心。发道心要你自己发，不是要我发，得到好处是你自己的，不是我的，各人吃饭各人饱，各人生死各人了，谁也不能代替你。好、“大家去好好用功！”

禅七第三天

昨天讲大家要发道心。发道心干什么呢？就是要把功夫用好。不发道心，功夫是用不好的。现在我们坐在禅堂里参禅打坐，一定要放得下。放得下，功夫才能提得起来。若放不下，功夫也就提不起来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要知道，我们一个人，不说从无量劫到今天，就拿我们今天这几十年的时间来说，各种人我是非、贡高我慢、无明烦恼、家庭纠纷等等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钻到我们的脑子里，挤得满满的。既然装得满满的，要再装什么，就装不进去了。大家想想，是不是这样？挤得满满的，闹哄哄的，静不下来，又怎么能够用功办道呢？所以，在禅堂里，要想把功夫提起来，首先就要放下一切。

关于参禅的功夫，各位在这个地方打了多年的七，大和尚给你们讲了很多。今天，我再来重复他讲一讲。讲什么呢？大家知道，禅宗强调一个“疑”字，就是起“疑情”。“疑”字从哪儿提起呢？从一个“不明白”上提起：不明白自己的本性，不明白讲话的是谁，不明白念佛的是谁，不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不明白我是谁……关于起疑情，祖师们留下了很多的公案，公案虽然很多，但究竟只有一个，就是一个“不明白”。这个“不明白”不是简单地“不明白一句话”。当你在这个不明白上认真地疑起来，来回地参究，它就是止，就是观，它是直指心性的。所以，疑情起来之后，它是很有力量的，很有滋味的。它可以不疑而自疑，不参而自参。你越是参越想参，越参越高兴。“不明白”一句话还不算功夫，要真正持久地在这个“不明白”上起疑情，那才是功夫，各位参禅参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是不是真正地在“念佛的是谁”这一个“不明白”上起了疑情呢？修禅的，就要在“念佛的是谁”这句话上起疑情，来回参究，直到疑成一团，突然来一个桶底脱落。

禅堂的“禅”字，又名“静虑”，又名“思维修”，总的一句话，就是要找到我们的本来面目。大家在参禅的时候，最主要的就是要起疑情。要起疑情，首先就得发道心。参禅要如丧考妣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这样疑情才会发得起来。如果你思想上没有一点惭愧心，没有一点警觉心，松松散散，摇摇晃晃，这个疑情是很难得发起来的。所以，你们要想真正地把功夫用好，一定要发道心，一定要起疑情。

有了疑情之后，并非就万事大吉了，还要保任，要使疑情打成一片。疑情真正地用得好的，这支香提起来有，那支香提起来还有，静的时候有，动的时候也有，时时刻刻、在在处处都有。能够这样地把握疑情，开悟就有希望了。古人讲：“行亦禅，坐亦禅，行住坐卧体安然。”如果你们行也不会，坐也不会，那就什么也安不上了。所以，我们用功夫，要把疑情打成一片，在一切时、一切处，都用功夫。走一步路，要走在功夫上，没有功夫，这一步路也不要走；吃饭要吃在功夫上，没有功夫，这一口饭就不要吃；睡觉也要睡在功夫上，没有功夫，这个觉也不要睡。所以，大家能够静如是，还要动如是才好；能够动静如是，还要睡梦中如是才好。如果光是静中有功夫，一旦动了就没有功夫，那还不能算真有功夫。古人讲，我们静中有十分的功夫，在动中只有一份的功夫；在动中有十分的功夫，在睡觉中只有一分的功夫；在睡觉中有十分的功夫，在八苦交煎的命终时，只有一分的功夫。想一想，用功夫有多难。实际上，问题的症结还在于我们自己有没有真心地去用功。如果真真切切地一切都放得下，什么功夫都能用得好。如果你放不下，不但说功夫用不好，恐怕到头来还逃不脱阎王老子。

所以，用功关键在于能不能放下。这里我讲一个公案。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个弟子拿着鲜花来供养他。佛叫他把花放下，他就把花放下了，佛又叫他把身放下，他却不知道怎么放，佛再叫他把心放下，他一下子就开悟了。想一想，佛若不叫他放心，他怎么会开悟呢？因此，我们要想把功夫用好，一定要

放下，不但要放下我们这个色身，还要放下心。我们的身心都一齐放下，功夫才能用得好，那时我们才能逃脱阎王老子。如果放不下，不但说功夫用不成，开悟不了，连阎王老子也逃不掉。这个地方我还要讲个公案：过去有个叫金碧峰的祖师，他功夫用得很好。阎王老子派小鬼来捉拿他，那小鬼到处找，找来找去找不到，就找到他的弟子，问他师父跑到哪儿去了，那弟子就说，你要找到他，只要把他最喜爱的那只金钵敲几下就找到他了。小鬼听了以后，就把金碧峰禅师的金钵敲了几下，金碧峰祖师果然出现了，于是小鬼就把他捉住了。金碧峰祖师就问为什么要抓我，小鬼回答说阎王老子要你去。金碧峰祖师就说：请个假好不好？过七天以后，我再回去，我说话算数。小鬼不同意，他就再三请求，最后小鬼就说：好了，就让你七天。小鬼走后，金碧峰祖师就想：原来阎王爷来抓我，就是因为我放不下这个金钵，现在我就把它砸掉。之后，他就打一坐，入定了，小鬼再来找，哪儿都找不到，又去找金钵，金钵也没有了。这时，听到金碧峰祖师在虚空中说：“小鬼拿我金碧峰，除非铁链锁虚空，铁链锁得虚空住，方能拿我金碧峰。”

大家想一想，虚空无相，怎能锁得住？小鬼跑回去跟阎王老子讲。阎王老子听了很高兴，就说：“恭喜他，恭喜他。”大家想一想，过去的祖师，一个金钵放不下，就被小鬼抓去了；我们今天的凡夫，执著不知要比祖师们多多少倍，我们是不是放得下呢？我们要不要向祖师们学习呢？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祖师那种“无形无相”的境界。为什么？放不下啊！放不下，哪能把功夫用得好呢？所以，我希望各位，要想找到自己，一定要放下，无论是财色名利，还是色身心念，统统都要放下。好！大家都用功去！

禅七第四天

时间很快，今天是禅七的第四天了。在这四天当中，禅堂里的各种规矩，大家都掌握得差不多了，个别的地方还有些不如法。这说明大家都在用心去做。大家都知道，这是个精进七，生死七。开悟则生，不开悟则死。所以大家要留神点，注意点，一切时、一切处都要精进。这几天我的讲话是有针对性的，目的是想使大家的精进心、勇猛心发起来。昨天讲了，用功的时候要放得下，放不下功夫就提不起。今天我讲一讲，如何用功，如何对待妄念。

大家想一想，为什么要用功？我们的心很散乱，想东想西，象跑马灯似的，一刻也不停，我们用功的目的就是要“降伏其心”。无论用什么功，都是为了把我们无量劫以来所养成的一切人我是非，贡高我慢，烦恼障碍等坏的习气去掉。我们的自性本来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、不增不减的，但是由于我们无始以来的愚痴，形成了许多坏习气、坏毛病，这些坏习气、坏毛病将我们的自性障蔽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用功。不用功就不能去掉坏习气，就不能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证道后说：“奇哉，奇哉！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皆因妄想执著，不能证得。”我们今天在这里用功，就是为了去掉妄想执著。妄想执著去掉了，我们的清净自性就会现前，那时我们就会发现，我们的自性本来就是照天照地的嘛。“本来无修证，修证即不无，若无即不得。”所以，虽然佛性人人本具，但是，我们现在还是要用功修行，不修行即不能见自本性。

在这里，我要强调的是，我们用功的人，不要怕妄想；怕它也怕不了的，怕它也怕不成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气、烦恼、妄想，无边无际，多得不得了；我们有哪一时哪一刻不在妄想中，不在同妄想打交道？没有妄想是不可能的。那么，对待妄想该怎么办呢？你只管用你的功，让它找它的妄想好了，只要你不断地用功，妄想自然而然地会灭的。打个譬喻，我们现在住在这个灵泉寺是惟觉法师一手把它建成的，忽然某天外面来了一个野人，要把他赶走，独占这个房子，你看你会不会听任这个野人把他赶走呢？他肯定不会走的，肯定要跟这个野人打死架的。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？

要知道，我们的妄想是我们自己一手造成的，今天我们突然参“念佛的是谁”，想把这些妄想赶走，你想想，这些妄想怎么会答应呢？它们会跟你打死架的。打死架怎么办？你不要怕它，怕也怕不了；你也不要有心除它，有心去除它也除不了。有心除妄想，宗门下叫做“搬石头压草”，虽然表面上看不到草，但是把石头搬开，草照样存在，并没有消失。所以，对待妄想，宗门下用功要“斩草除根”。搬石头压不行，要斩草除根才行。那么，究竟怎样去除根呢？大家想一想，我们打妄想的是这颗心，我们用功的还是这颗心，并没有两颗心。为什么一颗心既能打妄想，又能用功呢？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，只不过是一个习惯问题。在座的有二十几岁的，有三十几岁的，有四十几岁的，还有年纪更大的。你们想一想，你们有哪一天不打妄想？即使不主动去打妄想，它也会自动打妄想的。对于打妄想，我们太熟悉了，太习惯了。各位想一想，除了习惯性地打妄想之外，我们几个人认真地用功使自己不去打妄想呢？很少。所以，既然打妄想是一种习惯，那么，只要我们养成一种用功的习惯，妄想自然就会少了。如果

我们都有意识地去照顾自己的心念，不去打妄想，并形成了一种习惯，那么，我们的妄想就会越来越少，乃至没有了。可见，这还是一个习惯问题。

大家问一问自己，你一天用功几次？你是不是实实在在在那里用功？恐怕没有认真用功，既没有用功，又如何抵挡得住妄想习气呢？这个，在宗门下，叫做“一人与万人敌”。你一个人怎么敌得住一万个呢？当然敌不了。敌不了又怎么办？你不用怕，你搞你的，我作我的，你打你的妄想，我用我的功夫，时间久了，你就能敌住妄想。我常常打这样一个譬喻：假设功夫和妄想加起来共十分，若妄想有八分，功夫就有两分，若妄想有六分，功夫就有了四分，若功夫长到八分、十分，那妄想不就只有两分，乃至没有了么？没有了妄想，那就自然而然全是功夫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一个心嘛。用功夫也是这个心，打妄想还是这个心，现在这个心只让它用功夫，自然它就不会打妄想了。功夫和妄想都是一心之用，二者不能同时俱存，区别在于，开始的时候，用功的念太粗，打妄想的念太细，等到你用功夫的念象打妄想的念一样地细的时候，那就有戏唱了。所以，妄想起来，你也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有心去去除它。你有心去去除它，这“除它之心”也成了妄。对这一点，大家在用功的时候，要好好地领会，好好地参究。

总的一句话，用功要认真，要细心，不能马马虎虎的。真正用功的人，真正想了生脱死的人，他会全身心地照顾自己的功夫，照顾自己的心念，他在用功时，你看不到他的眼睛在转。如果他的眼睛在翻翻的，那说明他的功夫早就跑掉了。用功的人，一天到晚要照顾话头。古人讲，用功“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”最好是“念起即觉”，因为“觉之即无”。念头起来了，马上就觉，这就叫“用功夫”。如果说念头起来了，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，你自己还不知道，那么这种用功恐怕就是骗自己的，因为骗人是骗不了的。好了，大家好好用功去！

禅七第五天

今天晚上，我想讲一个字。讲一个什么字呢？释迦牟尼佛说法十九年，三藏十二部，说到底就是为了一个“行”字。“行”是最最重要的。大家想一想，行有世间的行，也有出世间的行，有好的行，也有坏的行，我们从凡夫到圣人也是行，我们从圣人到成佛，还是行。离开了行，什么事都做不成。从无量劫到今天，我们已经离开了家很远很远，很久很久，现在我们想回家，还是靠行。不行则不能到家。佛陀所讲的一切法，都是让我们去行，佛陀所讲的一切经，都是我们去行所依的路。所谓“经者，径也”。我们要回家，必须有路，有了路还必须去行。佛法就是我们回家的路，现在我们只要持之以恒地沿这条路走下去，就有回家的希望，想一想看，这个行重不重要？要不要紧？今天，我们大家在这里，不辞辛苦，跑了坐，坐了跑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为了一个“行”字！因为我们要回家，要了生脱死，所以我们要行。我们做任何事情，想达到任何目标，都要靠行。不行即不能成功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行。利益众生是行，培福修慧也是行。声闻、辟支、缘觉这些圣人，受了记还要行。

行了做什么？就是去利益众生，教化众生，庄严国土。我们要想获得像佛一样的圆满福慧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没有别的法子，只有去脚踏实地地行，认认真真地培福修慧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做哪一件事不需要行呢？不要说我们今天是为了无上解脱，为了了生脱死，就是世间上的一切事情，有哪一桩事情不靠行就能成功？我看做任何事情，都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地去行，才能获得成功。象我们回家，了生脱死这样的出世间的大事情，更是离不开严格的行。不去用功地行，就想成佛作祖，那是痴人说梦。成佛作祖不是想来的，是行来的。既是出了家，就应当好好发心，从今天开始，生生世世都要行，时时刻刻都要行。几时有行，几时成功。几时不行，几时就不能成功。早行早回家，迟行迟回家，不行就永远回不了家。行贵在坚持，贵在不间断。不能说今天行了明天就不行，此时行了彼时就不行，在禅堂里行了，出了禅堂就不行，在寺里行了，到家里就不行。修行人，如果能把功夫用好，要时时刻刻和在在处处行，白天行，晚上也行，坐着行，走着也行，醒着行，梦中也行，那才是好的。总之，几时没有到家，几时都要行；几时没有成佛，几时都要行；即使将来成佛了，为了教化众生，还得行。行是主要的。几时行，几时就能到家。这好比回家的一条路，这一条路是我们行的，不管是坐飞机来行，还是坐火车、汽车来行，还是一步步地走路来行，总之得行。

当然行不是盲目的，得有一个目标，有个路线，要依正知正见来行。没有正知正见去行，行了也回不了家，有时会越行离家越远的。古人讲“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”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，一个人用功，得有一双“择法眼”，要有所选择，不能随随便便，马马虎虎的。今天这样行，明天那样行，邪知邪见重，象这样子用功，是没有什么结果的。所以，我们用功之前，先要树立起正知正见，依此去行，才能

到家。若没有正知见，那你这一行不但不能到家，说不定行到地狱中去了还不自知哩。因此，我们大家在用功的时候，一定要认真地选择，选择好正道之后，就要好好地脚踏实地去行。至于说什么时候到家，那就不用问了。

路走完了，自然就会到家的。若一天到晚想到家，只这个“想到家”，便成了妄想，是错误的。为什么？想生死是妄想，想成佛呢，还是妄想。要知道，了生脱死、成佛作祖，这些都不是想来的，到了时候，功夫一到，它就会自自然然来的。所以，我们不必去想，只一心地用功就行了。对我们用功的人来讲，有心去想，就成了妄想，就成了障道因缘。因此，我希望大家在用功的时候，放下一切，既不去想生死，也不去想成佛，只管认真用功，到了时候，水到渠成，自自然然就会成功。各位想一想，不用功夫，整天打妄想，打闲岔，能成佛吗？想是想不到的。你的功夫没有用到，路没有走完，想成功可能吗？不可能的。能不能开悟，能不能到家，这个不关你的年龄大小，功夫到了，十岁、二十岁就能到家，功夫不到，就是八十、九十还不能到家。六祖年纪轻轻就开悟了，为什么？他功夫到家了，只要一推门，门就开了，就进去了。我们现在到家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很多人现在还没有动步，离家还远得很。

佛法是平等的，不论你年纪大小，动步早就早回家。当年高明寺来果和尚有个侍者，只有十几岁，还是个孩子。他跟来果和尚讲，他要走了，走了之后，希望来果和尚用一口缸把他装起来，过三年之后再给他开缸，然后给他的身体贴金。来果和尚说，你一个小孩子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，还要贴金坐龕子！小孩走了以后，来果和尚就把他用缸埋了，事后也就没有把他放在心上。过了几年，小孩天天托梦给老和尚，说他在缸里闷得不得了，赶快开缸。老和尚才想起这件事来，就去给他开缸，一开缸发现小孩还在那儿坐得好好的，于是老和尚就按小孩当年的要求给他贴金。贴金时，发现小孩头有点歪，老和尚就用棍子把他的头正起来，用绳子绑住。晚上，小孩子又托梦给老和尚讲，你把棍子撑着我的头，我疼得受不了。后来，老和尚又把棍子撤掉，小孩的头也不歪了。小孩贴金以后，那个哄动啊，一天有几万人来朝拜。闹了几天，老和尚发脾气了，对小孩说，你再这样闹，把你扔到河里去！到了第二天，居然没有一个人来朝拜了！你们看这小和尚多有本事。他已经到家了嘛。不能看他的年纪大小，要看他用功用得好不好。我们修行人，尽管用功去，几时到家就别去管它了。跟走路一样，一旦路走完了，也就到家了。

在这里，我再讲一个人。虚云老和尚过去手下有一个很勤劳的人，他没有什么文化，一天到晚尽做些苦事，别人不做的苦差事，他都去做。但他一心念佛，修行很用功。人家都看不起他，他也不往心上放。他跟老和尚告假三年，外出参学，回来之后，他还是老样子，别人不去做的苦事重活儿，他都去做。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小茅房子里面，有人看到他的小房子起火了，跑过去一看，什么也没有。他到死时，年龄不大，才三、四十岁。他走时，穿衣搭袍，拿着一把草，一把引磬，坐在一个草垫上，就这样自己把自己烧掉了。烧完之后，他坐在那个地方，还象好人一样，引磬还在手上拿着，这件事哄动很远。当时唐继尧在当地当督军，他要亲自看一看。唐继尧看的时候，用手稍稍动他一下，整个身体都垮掉了，成了灰。后来，唐继尧就把那个引磬拿到博物馆去陈列起来了。大家想一想，一个人要成功，不一定要有学问，关键是自己要自觉地去用功。没有文化照样走得好，照样能回家。

我就讲这两个故事，一个小孩，一个很勤劳的人，他们的功夫都做得很好。大家想一想，我们自己要不要好好地用功夫？我希望，我们大家，不管是有文化也好，没有文化也好，老的也好，少的也好，都要好好地用功，我们将来也会走得很好的。

禅七第六天

我们为什么要出家？就是为了将来成佛嘛。要成佛就要利益众生，成就众生，结众生缘。不去结众生缘，不去成就众生，佛从何来？所以我们出家人讲。“自利利他”。自利就是自己好好用功。自己的功夫用好了，就可以利他。要知道，我们每个人的福德要在众生中去种，没有众生，一切菩萨皆不能成无上等正觉。这是《普贤行愿品》里面讲的。菩提是属于众生的，离开了众生，无菩提可言。所以，要想成就菩提果位，就必须利益众生，成就众生，结众生缘。没有结众生缘，就不能度众生。

这里讲一个故事：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，有一天带着弟子去一个村庄托钵，本走遍了村庄，没有人开门，都把门关起来了。佛就把弟子带到附近的一个地方坐下来，看这些弟子中哪一个跟这个村里的人有缘。佛观看到目键连尊者跟这个村子里的人有缘，于是就派他去化缘。目键连尊者来到这个村子，村民们都高高兴兴地打开门，目键连尊者因此就化到了很多的东西回去。有人就问，为什么成佛之后还

化不到缘，而目键连尊者没有成佛都能化到缘？佛就讲，我没有跟他们结缘，所以，就是成了佛也不能度他们。而目键连曾经跟他们结过缘。在过去无量劫以前，有个农夫，很穷，上山砍柴卖，看到树上有一窝黄蜂，黄蜂见有人砍树动它们的窝，都飞出来了。农夫是个佛教徒，很慈悲，就给这些黄蜂念几遍咒，打三皈依。这些黄蜂因为听闻了佛法，就在佛出世的时候，转成了人身。当年那个农夫，就是现在的目键连尊者，这个村子的人就是当时的那窝黄蜂。由于目连当年跟他们结缘了，所以他们今世就供养目键连尊者。而我过去没有跟他们结缘，所以托空钵了。

从这个故事中，我们应当明白一个道理：对于一切众生，不管他是大是小，我们都要珍惜他们，跟他们结善缘，因为佛陀讲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；不要以为虫子小，我们就可以任意处治它们，它们的佛性跟我们是相同的，只是由于它们过去造的孽跟我们不同，才落得虫子身。我们今生若不好好修行，造恶孽，将来也会变成虫子的。要知道，一切众生的身相都是孽缘所生，男身是孽缘生的，女身也是孽缘生的，猪身、狗身、虫身等等，都是由孽缘生的。所以，对于一切众生，我们都不能轻慢。《法华经》上讲，常不轻菩萨见一切众生皆行普敬，他说，“我不敢轻慢汝等，汝等皆当作佛。”别人打他、骂他、轻视他，他都不在意，还是对人毕恭毕敬。常不轻菩萨是谁：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行中的一个菩萨行者。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对众生尚不敢轻慢，我们今天对一切众生还敢轻慢吗，佛在因地中对一世众生尚如此恭敬，我们是佛的弟子，难道不应当向佛学习吗？要知道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皆因妄想执著，不能证得；一旦他们把妄想执著去掉了，不就跟佛一样子吗？佛是先觉，我们众生还没有觉；但只要好好用功，我们也会觉的。因此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我们都是后觉，都是未来佛。

不单是男的能成佛，女的也能成佛。《维摩诘经》，舍利弗轻慢龙女，认为女的不能成佛，那个龙女马上就在佛前转男身，从佛光中，可以看到这个龙女到其他世界成佛去了。所以，我们不要小看女的，女的也能成佛。这是有根据的，不是我随便杜撰的。女的不要小看自己，既是落发出家了，就是丈夫相，与男的无别，要自信，要发大心。观世音菩萨现女身成道，表明女的同样可以解脱，同样可以成佛。历史上，女的修成正果的多得很。台湾就有不少女众，办医院，办慈善事业，发大菩提心。要知道，别人能成功办道，就是由于他长期用功、长期发心，慢慢积累，培养起来的，并不是说哪个人能做到，哪个人不能做到。能够做到，这不是别的，这是他们的大行、大愿、大力的结果，也是他们累劫以来种下的大福德、大因缘。

一个人的福德因缘，不是凭空想到的，也不是天生的，而是他们自己过去多生多劫以来慢慢培植起来的。有了福德因缘作基础，修行就容易成功。没有福德因缘，想成功是不可能的。关键在于脚踏实地地去做。你功夫做到那个地方了，自然就可以成功。“一佛出世，千佛护持。”有福德的人在修行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帮助他，护持他，促使他成功。没有福德，想成功，太难了。所以，在座的各位要好好用功自利，功夫用好了以后，再去利他。学佛的人要发长远心，精进心，不要得少为足。如果我们得少为足，那就是“焦芽败种”，这样是长不出菩提果子的。所以，修行人一定要发大菩提心，要成就众生，利益众生，结众生缘。没有大菩提心，我们就不会有众生缘；没有众生缘，我们就不能成佛。

功夫用好，利益众生，弘扬佛法，就有了本钱。自己功夫不到家，又怎么去度众生？所以，想成佛的人，一定要把功夫用好。功夫没有用好，弘法利生就成一句假话。大家都知道，中国五岳中有个南岳，当年道教很兴旺，想占南岳，作自己的道场，于是就经常发生道士与僧人相斗争的事情。当时南岳有个叫慧思的禅师，他可是为佛教立过大功的人物。去过南岳的人都知道，那儿有三个塔，纪念慧思禅师的。为什么有三个塔呢？传说慧思禅师为护持南岳道场，同当时一个著名的老道进行了三次斗法。第一次与老道相斗，斗不过老道，自己走掉了。第二次与老道相斗，又斗不过，又走掉了。老道的本事很大，能腾云驾雾。第三次又与老道斗，这一次慧思禅师的本事就大了。老道说南岳是他道士的，慧思禅师讲，南岳是我和尚的，两个争得不可开交。地方官也没有办法解决。于是决定去见皇帝，由皇帝来裁决。去见皇帝，怎么去呢？这下两个人都各显神通。老道腾云驾雾去见皇帝，慧思禅师则通过打坐入定，一刹那就进了皇宫。二人在皇帝面前论对了一番。最后皇帝决定派钦差大臣去南岳山看看，如果前山有和尚，那就是和尚的，如果前山有道士，那就是道士的。于是，两个人又各显神通，都想早早赶回南岳山。老道依然是腾云驾雾，慧思禅师则在定中一下子就回南岳山了：大家想一想，腾云驾雾再快，也快不过心念啊。慧思禅师回到南岳山，就对道士们说：“你们的官司打输了，你们赶快剃头，赶快剃头！要命就不要头发，要头发就不要命！赶快剃头！赶快剃头！”道士们一听，纷纷都把头发剃掉了，当了和尚。钦差大臣来一看，见到是和尚，没有什么话可说的，南岳山就归和尚了。各位想一想，打坐入定功夫有多厉害，腾云驾雾还不如一个定。几千里路，定中一刹那就到了，腾云驾雾还得很长时间。所以，

后代的人为了纪念慧思禅师护持道场有功，就在南岳山上为他建了三个塔。慧思禅师就是天台宗智者大师的师父。

我讲这个故事，无非是想告诉大家，要度众生，要护持佛法，必须自己有功夫才行，没有功夫，就没有办法同魔法、外道相斗争。大家一天到晚打坐，不要小看它，打坐打得好，一盘腿就可以走十万八千里，一弹指间就到，那时想到哪儿就去哪儿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好好修定，随时随地都要行，都要定。有了定就会有智慧，就能开悟。

另外，我也希望女众办禅堂，大陆还没有专门的女众禅堂。万物总是发展的，事在人为，女众也可以创建自己的禅堂。大家要好好发心，好好用功。如果在全世界建几个女众禅堂，女众能有开悟的，那就好了。男的能开悟，女的也照样能开悟。开悟不分男女，关键看你有没有善根，有没有发心，有没有用功，有没有远大的志向。世间的事都是人为的，出世间的事还是人为的。别人能做的，我也能做。要有大的决心，大的志愿，大的福德因缘。有了这一些，再加上好好用功，照样可以成功，照样可以成佛！好，各位好好用功去！

禅七第七天

今天跟过去几天不同。今天是这个禅七的最后一天。因为这个七是精进七，生死七，要克期取证。所以在这最后一天要考功，看各位有没有开悟。怎么样是开悟？怎么样是没有开悟？考功的时候就知道。如果开悟了，你开口的时候，就会天摇地动；如果开口没有天摇地动，那就说明你没有开悟，那你就老老实实地不要开口了。在考功的时候，如果你开口不能天摇地动，那你不是生了，而是要死了。怎么要死呢？监香、班首、维那等师父的香板，就要把你打死掉。在这七天，今天是生死关头，大家要注意，在考功期间，各位在思想上，要把功夫提得足足的。在考别人的时候，要象考你自己一样，也把功夫提得足足的，这样一来，说不定在考别人时，你自己就可能桶底脱落了。在这个地方，在考功的时候，大家要战战兢兢，把功夫提得高高的，思想上要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，这样考的时候，就有可能豁然开悟。大家要把心用在功夫上，要站在功夫上。只有站在功夫上，开悟才有可能。我一天讲到晚，跑要跑在功夫上，坐要坐在功夫上，一切时一切处都要在功夫上，这样克期取证才会有效果。

今天考功，最主要的是希望大家把功夫提得足足的，争取来一个桶底脱落。在这七天当中，常住花费了很多的东西，吃的喝的都很好。过堂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下，我以为我个人吃饭很考究，我发现大家吃的跟我一样，都是很好的。要知道，吃饭不是白吃的，吃饭是要还钱的，要算帐的。考功就是算总帐。这“还钱”不是要各位拿钱来还，是要拿功夫来还。不说大家都开悟，哪怕有一两个人开悟了，那也很好，那这个钱也就可以还了。千人万人吃饭，有一个人开悟了，就可以还。汾山禅师讲，“老僧打一坐，能消万石粮”。开悟了，还在乎你几个包子的钱？所以，大家不要认为开悟是个小事情，这是个生死大事情。开悟了就生，没有开悟就死。所以，考功的时候，大家要注意，不要以为没有打在你身上，就没有考到你；考他的时候就是在考你；在考他的时候，如果你能得到利益，那就好了。大家都注意！我要看看哪一个人的功夫用得好。把功夫提起来！天不摇，地不动，就不要开口。一开口就得天摇地动。大家掂量一下，考到你的时候，若天不摇地不动，就不要开口！各位仔细！不管是我来考，还是班首师父来考，能天摇地动的，就开口，不能天摇地动的，切切不要开口！开口能天摇地动，就生了；开口不能天摇地动，那就要死了！用功夫就象炼钢一样，钢要好，火候一定要到；开悟也是一样，功夫到了，一点即破，功夫不到，就没法子开悟。大家好好地加把火去！

跑！快跑！快点跑！把功夫提起来！加把火！一会就考！

今天我想讲一下粗心用功和细心用功，也就是有心用功和无心用功。什么叫“粗心用功”呢？就是我们刚开始修行的时候，妄想多杂、粗重，用功太粗疏，不细密，心是粗的，气是粗的，念头也是粗的，不能成片，常常被妄想拖到别的地方去了，这种粗用功，就叫“粗心用功”。粗心用功因为“心是粗的，气是粗的”，所以很难把功夫抓住，很难使疑情起来，即便偶尔起来了，也难于保持住，延续时间不长，过一会儿就没有了，没有了之后，又起来，它又有一点，有了一点，时间又一长，又消失了。所以粗心用功，它的力量不大，时间不成片，容易失掉。失掉之后，要把它再提起来，却很不容易。原因就是，你在用功的时候，心、气、念都是粗的，功夫是断断续续的，不绵密。

那么，功夫怎样才能由粗变细呢？要知道，功夫的细不是你有心去细的，有心去细是细不了的。功夫用久了，它会慢慢变细的。前天我讲过，一个人活了几十年，一天到晚打妄想，形成了一种习气，

要
不
打
妄
想
是
很
难
的
，
你
不
有
意
打
妄
想
，
它
也
会
自
动
打
妄
想
的
，
这
都
是
我
们
自
己
一
手
造
成
的
，
怪
不
得
别
人
。
为
什
么
会
这
样
？
时
间
久
了
，
习
惯
成
自
然
。
各
位
想
一
想
，
你
活
了
三
十
岁
，
有
没
有
用
十
年
的
功
夫
？
时
时
刻
刻
都
在
功
夫
上
，
你
的
功
夫
也
会
越
来
越
细
的
，
这
很
自
然
。
粗
心
用
功
夫
，
好
比
上
下
两
层
，
上
面
是
用
功
夫
，
参
“
念
佛
的
是
谁
”
，
反
反
复
复
，
来
来
去
去
地
参
究
，
找
这
个
念
佛
的
本
来
面
目
，
下
面
呢
，
尽
是
妄
想
，
烦
恼
，
它
们
还
在
翻
来
翻
去
，
一
刻
不
停
，
象
一
锅
开
水
，
吵
吵
闹
闹
、
上
上
下
下
的
。
这
种
情
况
，
我
昨
天
讲
过
，
大
家
不
要
怕
，
怕
它
也
没
有
用
。
它
翻
它
的
，
你
搞
你
的
，
不
要
有
心
跟
它
斗
，
不
要
起
烦
恼
，
你
只
管
心
平
气
和
地
去
用
功
，
因
为
你
是
粗
的
，
它
是
细
的
，
但
是
时
间
久
了
，
你
也
会
细
的
，
那
时
就
该
它
走
人
了
。
要
知
道
，
打
妄
想
也
是
这
个
心
，
用
功
夫
还
是
这
个
心
，
等
到
用
功
夫
和
打
妄
想
合
到
一
块
去
了
，
那
就
好
了
，
那
时
，
你
有
了
功
夫
就
没
有
妄
想
，
有
了
妄
想
就
没
有
功
夫
。
所
以
说
，
粗
心
用
功
是
一
个
过
程
，
不
是
一
个
小
过
程
，
而
是
一
个
大
过
程
。
因
为
我
们
的
思
想
、
功
夫
太
粗
了
，
还
没
有
细
下
来
。
我
们
要
想
把
功
夫
细
下
来
，
还
要
从
功
夫
上
来
细
，
功
夫
做
细
了
，
这
才
是
真
正
的
细
。
如
果
我
们
不
从
功
夫
上
来
细
，
而
是
有
心
地
去
想
细
，
那
会
细
出
毛
病
的
。
所
以
，
用
功
的
人
，
一
定
要
在
思
想
上
去
细
，
思
想
细
了
，
功
夫
自
然
就
会
细
的
。
功
夫
不
是
说
你
叫
它
细
它
就
会
细
，
要
从
功
夫
上
细
，
不
要
有
心
去
细
，
有
心
去
细
，
那
是
错
误
的
。
从
粗
心
用
功
到
细
心
用
功
，
这
是
一
个
自
自
然
然
的
用
功
过
程
，
功
夫
到
了
，
它
自
然
会
细
，
你
不
叫
它
细
，
它
自
己
就
会
细
的
。

接
下
来
讲
一
讲
有
心
用
功
和
无
心
用
功
。
我
们
现
在
的
用
功
都
是
有
心
用
功
，
因
为
我
们
用
功
都
是
有
意
的
，
念
念
都
是
有
心
的
，
并
不
是
自
自
然
然
的
。
而
无
心
用
功
则
是
自
自
然
然
的
、
无
意
的
在
用
功
。
无
心
用
功
并
不
是
说
没
有
心
，
象
木
头
一
样
，
它
只
是
不
起
“
去
用
功
”
的
念
头
，
它
的
用
功
是
自
然
而
然
的
，
不
需
要
有
意
着
念
，
它
往
往
是
不
参
自
参
，
不
疑
自
疑
，
不
照
而
照
的
。
我
们
开
始
时
都
是
有
心
用
有
意
着
念
，
到
了
无
心
用
功
的
时
候
，
它
就
成
了
一
种
自
然
，
你
不
用
着
意
，
它
就
会
自
动
去
参
。
无
心
并
不
是
说
无
一
切
心
，
无
自
性
，
若
认
为
没
有
自
性
，
没
有
用
心
，
那
又
是
错
误
的
。
实
际
上
，
尽
管
我
们
没
有
去
参
话
头
、
去
观
心
的
念
头
，
但
客
观
上
在
自
动
地
参
话
头
、
观
心
。
这
是
一
个
自
然
而
然
的
过
程
。

从
有
心
用
功
到
无
心
用
功
，
这
中
间
有
很
长
一
段
路
要
走
。
这
也
是
一
件
功
到
自
然
成
的
事
，
非
有
意
求
得
。
有
意
去
求
，
总
是
有
心
，
不
可
能
是
无
心
。
功
夫
没
有
达
到
无
心
的
地
步
，
疑
情
便
不
能
打
成
一
片
，
疑
情
既
不
能
打
成
一
片
，
开
悟
就
没
有
指
望
了
。
所
以
，
你
们
要
想
开
悟
，
必
须
从
有
心
用
功
进
到
无
心
用
功
。
到
了
无
心
用
功
并
不
是
完
事
了
，
还
隔
着
一
重
关
，
还
必
须
破
了
这
重
关
才
行
。
功
夫
到
了
无
心
的
地
步
，
才
可
以
说
疑
成
了
一
团
，
打
成
了
一
片
，
这
个
时
候
能
不
能
桶
底
脱
落
，
那
要
看
你
的
时
节
因
缘
，
时
节
因
缘
一
到
，
一
句
话
就
悟
了
。
所
以
用
功
的
人
到
了
无
心
的
地
步
，
还
要
破
一
重
关
，
这
一
重
关
不
破
，
还
是
不
行
的
。
古
代
有
个
禅
和
子
讲
，
去
年
穷
，
还
有
卓
锥
之
地
，
今
年
穷
，
穷
到
底
，
连
卓
锥
之
地
也
无
。
锥
子
虽
小
，
但
还
是
有
。
只
要
还
有
一
点
点
东
西
牵
系
，
就
不
行
，
因
为
那
还
是
有
心
，
还
是
有
生
死
。
到
了
连
锥
子
这
么
一
点
东
西
都
没
有
了
，
才
算
是
到
了
无
心
的
地
步
。
当
我
们
的
功
夫
到
了
“
连
卓
锥
之
地
也
无
”
的
地
步
，
开
悟
就
有
了
可
能
。

我
们
讲
到
细
心
用
功
夫
，
怎
样
才
算
细
呢
？
要
细
到
什
么
程
度
呢
？
这
里
我
想
讲
一
个
公
案
：
当
年
四
祖
到
南
京
去
，
看
到
附
近
山
上
气
色
很
好
，
就
上
去
了
，
在
那
儿
，
他
看
到
有
个
叫
懒
融
（
牛
头
法
融
）
的
禅
师
住
茅
棚
，
打
坐
的
时
候
有
只
老
虎
给
他
看
门
。
四
祖
见
了
这
只
老
虎
，
心
中
一
惊
，
懒
融
禅
师
就
讲
：“
还
有
这
个
啊
！”
四
祖
不
作
声
，
直
接
走
进
茅
棚
，
在
打
坐
的
蒲
团
上
写
了
一
个
“
佛

好
了
，
各
位
用
功
去
！

【
录
自
：
三
学
讲
堂
】